



带上一卷书 寻访一座城

——评张琦、秦燕华的《雁城之美》

■黄秋生



中华文化源远流长,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。地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雁城衡阳地处南岳之南,素有“文明奥区”“囊中佳丽”之美称,历经两千多年历史文化的积淀,人文荟萃、文脉绵延,是一座当之无愧的文化古城。

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张琦、秦燕华两位教师立足地域文化的传播,秉承“以文化人、以行致知”的宗旨,以“去芜存菁”的态度挖掘和整理具有代表性的衡阳地域文化,编写出版了《雁城之美》。

全景构架与细节描述的相得益彰

《雁城之美》的内容基本涵盖了衡阳山水文化、大雁文化、农耕文化、书院文化、船山文化、造纸文化、革命文化等方面,每一章都是在由编者反复征询名家、专家意见的基础上,精心编写而成。条理

清晰,晓畅地把握了衡阳文化发展的源泉脉络与风貌特色。在书中,展现了“五岳独秀 兼收并蓄”的南岳衡山、“楚之书院 惟衡为盛”的千年书院、“家国担当 英雄之城”的抗战文化、“匠心坚守 文明承载”的蔡伦造纸……书中既有整体的系统梳理与全景展现,也有细节上的深入挖掘与生动描述。编者通过聚焦特色、突出亮点,力求通过文化事例将文化写实讲透。该书通过选入衡阳地域文化相关的素材,运用通俗简洁而不失雅致的文字表达,以事例或故事叙述的形式呈现,避免了阅读上的生涩感和疲劳感。

人文情怀与历史价值的相互关照

司马迁言:“欲以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。”记录历史是为了古为今用、鉴古通今。《雁城之美》在历史文化相关内容编写中,蕴含了强烈的关联现实、关照未来的人文情怀。比如《人物篇》选取了衡阳古代的名家名人,在编写《经世致用 天地大儒——东方有个王船山》这一章节时强调:“他(王船山)论天人关系,既强调天人有各自独立的根性,又主张和谐而不相离;论民族关系,既强调挺立民族的主体性,又主张尔我不侵、和谐共生,有一种各美其美、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的精神浸润其间人欲之各得,即天理之大同,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精义。”而在《诗意归处 大雁之城——衡阳雁文化》这一章中介绍“衡阳雁”这个意象时指出:“这样,人们由大雁联想到衡阳雁,再由衡阳雁联想到衡阳,一条情感轨迹就清晰起来了。后世涉及大雁、涉及衡阳的诗文,绝大部分与传书有关,‘传书’几乎成了衡阳雁的专利,

衡阳也因此成了许多人心中故乡的代称。”这些内容唤起读者的代入感,不知不觉让人由文化现象切入到对文化精神的思考当中。

故土情结与情感认知的相通相融

“百里不同风,千里不同俗”,地域文化具有各自特色。《雁城之美》则通过文字记载、整理,使衡阳故土情结不再模糊抽象,而成为一个立体而饱满的文化生命体。契合地缘地貌的山川土地常常被比喻成大自然钟灵毓秀,也被用来象征地域群体的人格特质。两位编者将“雁城八景”作为该书的开篇之作,将“雁峰烟雨”“石鼓江山”“青草桥头”“东洲桃浪”等承载着衡阳人们记忆与现实的美好画面,通过文化或图片的方式一一展示出来。再比如《英雄之城 家国担当——衡阳保卫战》一章,彰显了衡阳作为中国唯一抗战纪念城的英雄大义,让读者感受了一曲跨越时空的英雄悲歌。书中记录了见证衡阳大地上革命文化薪火相传的湘南学联,革命精神光耀千秋的罗荣桓、夏明翰……这些内容容易在衡阳人们或旅居衡阳的人心中,构筑起一种故土情结与个人情感相通连接。

《雁城之美》以普及衡阳文化为己任,通过介绍衡阳的传统历史文明为主线,通过文字逐幅描绘衡阳文化的图景,更力图通过图景彰显文化背后的地域精神,去关照衡阳这方水土上人们的人格、审美情趣、生活愿景和精神世界。该书既展现了宏观的文化视野,又把握了衡阳文化的独特精神,呈现了衡阳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和深厚性,也展现了衡阳这座城市博采众长的文化包容性。[作者系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,全国思政课名师工作室(南华大学)负责人]

新书榜

《刹那》:一部精神赋格的生命交响乐章

■王红旗

何向阳的诗集《刹那》,是诗人被疾病卷入生死抉择困境之时,立虹为记、自我拯救的灵魂夜航的产物。诗人把评论家的智慧,散文家、诗人的性灵,以及女性的生命之爱与关怀融会,携带真诚与善良、博弈与中和的文化基因,结合万物共生的本然思维逻辑,以强劲的生命力、以生命诗画与自然之乐为阶梯,探寻天地诗心。在精神与自然时空的循环往复中,诗人聚集一次次生命瞬间内觉,深悟个体命运的无常之理,如立于天地间的至诚赤子,“像人类的诞生……把自己开放给整个宇宙”,向更遥远的“我什么都不想/只想着/同苦与共甘的人类”的境界盘旋奋飞,广延至民族、国家与人类的亘古苦难。可以说,《刹那》是

以多重复调的抒情性叙事以及多部和声,建构了一部精神赋格的生命交响乐章,是以女性精神自传的方式书写的一部“疾病的隐喻”之书。

诗人体验着汲取“原型母神”创化人类的超验性、精神性“母乳”,省察自我世界的情感深渊、身体疼痛的反复纠缠,以及纷繁现实的各种羁绊,不仅发现了个体生命与自然存在之间的一种“传动方式”,还“致力于表达无情的力量之上还有一种有信仰的抵抗”。诗人以“九万里风鹏正举,风休住”的坚韧,“我独步银河/为的是溅起星星/照亮这段最暗的旅程”的精神实践,发现了潜意识深处存在的神圣性能量,升华出朴素深邃、具有精神美学光辉的生命逸响。



书者营也 墨者意也

——为石鼓美术馆举办大型书画展序

■余庭良

橘子洲前,极眺湘岚;韶韵山光,史册彪彰。为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,石鼓美术馆书画创作研究中心特举办大型书画展。

“雁峰烟雨实堪夸,石鼓江山锦绣华。”石鼓书画,妙趣不由文传,发为言句自超然。书画是中国文化的舍利子,玩的是精神、拼的是修养、写的是风格,老

有所乐、陶冶性情,各有所爱、动静乐寿、人书俱美。

书画之道:“大于写,中于画,小于描”,乃笔墨之生命力也。要说书画艺术难,难在线质、难在形神、难在墨法、难在章法、难在意境。从这次展示的书画作品来看,能给人一种视觉冲击,展现了艺术的自由、笔墨的精练与简达。其魅力足以

证明,参展者以缅怀毛主席的无限深情,充分彰显聪明才智。以各显神通的姿态,积极踊跃投稿,尽心尽力,追求探索:点画质感、笔情墨趣,八面出锋、刚柔相济,惜墨如金、明阴洞阳,错落有致、构图新颖、谋篇合规,深思熟虑、精彩纷呈。

笔者心也,书者营也,墨者意也!斯为序言。

也谈“废话文学”

■郑伟生

这两年,“废话文学”火了。

“废话文学”和“凡尔赛文学”“发疯文学”一样,都是网络文学的新物种。它的经典表述有“上次见你,还是在上次”“每呼吸60秒,生命就减少1分钟”“七日不见,如隔一周”“三人行,必有三人”“不出意外的话,今天会出意外”等,总结起来,就是把一句话掰成两段,但语言诙谐、逻辑自洽。

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也经常听到各种“废话”,例如妈妈们的经典语录“多穿衣服,热了就不冷了”。“废话文学”来源于生活,但高于生活,它的戏谑成分更足、信息密度更低。

“废话文学”在历史上也不是个新鲜事儿。早在2012年,以“乌青体”为代表的“废话诗派”就已经风靡网络,最著名的一首诗《对白云的赞美》就是典型的“废话体”:“天上的白云真白啊/真的,很白很白/非常白/非常非常十分白/极其白/贼白/简直白死了/啊。”往前倒,就连爱写诗出了名的乾隆皇帝代表作《咏雪》的“一片两片三四片,五片六片七八片”,也难逃“废话”的嫌疑。

所以说,“废话文学”是自古有之,它的又一次兴起,不过是巧妙迎合了当下流行的微写作和浅阅读而已。当代一部分年轻人已经丧失了研读严肃文学和长篇小说的耐心,有时甚至连一篇完整的文章也很难从头读到尾。如果内容稍微有些深度,更是避而远之。

“废话文学”的流行,可能是大家面对来自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压力的结果,“说废话”是一个“无公害”的发泄口。他们以“废话”自嘲表达内心的无力感,比如说,“我如果有一点本事,也不至于一点本事都没有”“如果我不丑的话,肯定很帅吧”。在一次次创作和阅读中,他们的压抑、焦虑甚至痛苦得以纾解。朱自清也曾专门为“废话”正名,他说:“无意义的废话可以慰情,可以给我们休息,让我们暂时忘记一切,让我们活得有意思”。

通过“废话文学”的网络圈层,以及简单的评论、点赞、转发操作,人们在互联网上获得了现实世界少有的存在感和归属感。和陌生人交流“废话文学”的创作经验,品读层出不穷的“废话文本”,也让人们获得精神上的短暂快乐。

对此,有些学者忧心忡忡,他们呼吁警惕文字失语、警惕娱乐至死,提倡对以“废话文学”为代表的梗文化的理性审视与价值反思。

其实大可不必过分紧张。在我看来,“废话文学”的出现,本身就是一种反思。

现实世界有着太多的套话、假话,人们早已经对那些空洞无物、文不对题、不着四六的信息充满了鄙夷和厌烦,于是纷纷拿起“弱者的武器”,通过有意识地创作“废话文学”,实现“以魔法攻击魔法”的功效。此外,“废话文学”之所以迅速走红,也和话语模式的简单直白有关,只要掌握了造句的逻辑,就可以反复排列组合堆砌出大量的“废话文本”,而这种话语模式也终将反噬“废话文学”,使其形式不断趋于僵化。在大众日渐疲乏的审美中,它的热度自然也会慢慢消解。

最主要的是,人们热议“废话文学”,主要出于对新奇事物围观评论的原始冲动。这种冲动来得快去得更快,一旦网络出现新的文学物种,“废话文学”就会像一个过气网红一样瞬间失宠,成为网络泡沫。

再说了,“废话文学”内部也不是“铁板一块”。君不见,“听君一席话,胜似一席话”,不就是一个以废话文学抵抗废话文学最为生动的例子么?